

大学中的文学

——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周宁访谈 □许映婷



文学作为职业教育

许映婷:您每年都会面对新生,他们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您真能为他们“解惑”吗?

周宁:他们最大的困惑,大概是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为什么要学文学?为什么要学历史?为什么要学哲学?当然,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人类学。我们学院几个系的问题基本一致。关于学文学的困惑,还相对少些。一小部分人表白,学文学是因为个人喜欢;一部分人说,中文系毕业,找工作考公务员不是太困难;一位学生的家长还直言不讳,孩子的专业是他选的,上中文系出来可以当秘书,当了秘书就可以当官;一大部分学生表示无奈,是被“调剂”来的。至于为什么学文学,没想过,或想不清楚,文学有什么用。

许映婷:您能回答他们“文学有什么用”吗?

周宁:可以回答,只是让他们失望或困惑。文学当然没什么用了!我从来不避讳“文学无用论”,问题是学什么就有用,有什么用?学医、学建筑、学技术,固然有用。救死扶伤,营造大厦,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这些专业的用途是具体可靠的。文学没有这类“物质生活”的用途,并不等于就没有用途。人总需要精神生活吧。文学之用在精神之用。大学里什么专业关照人的精神生活呢?文学!如果一定要为大学专业落实个“用途”,那么你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动物水平。有人曾经问萨特,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萨特回答:是的,我们可以不需要文学,但世界也可以不需要人!

我们不能遇事就问有什么用,那样太功利了。人生之高贵,恰在于“无用之用”。学文学的意义,就在一种无用之用。如果问我学文学有什么用,我可以告诉他,学文学可以让你活得自由有尊严,丰富而有想象力、智慧而有创造力,总之,活得像个人。

许映婷:可是,如果连工作都找不到,一日三餐无着落,房子也租不起,还怎么有尊严呢?自由是自由了,但那是野猫的自由。衣食无忧者,可以高谈自由与尊严,那些准备进入社会的孩子们呢?他们自食其力比自由重要,尊重社会选择比个人尊严重要。

周宁: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当您问文学教育有什么用,您是指文学教育作为职业教育对谋职择业有什么用。对于职业教育与职业选择来说,文学教育的确没什么用。这一点我同意您的说法,但我们讨论的是文学教育有什么用,而不是文学作为职业教育有什么用。其实我从根本上怀疑文学教育可能是职业教育。中国高校,从“985”“211”学校到地方师范院校,都有中文系,七八百个中文系都教文学,而且都把文学当职业教育来教,这就有问题了。学文学当作家吗?有几个学文学专业的人成为专业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肯定不是直接对应职业的专业,我估计学医学成为文学家,比学文学的成为文学家,成功率更高。千万别把文学教育当作职业教育。世界一流的文学家中,许多是学医的,鲁迅、郭沫若、余华、渡边淳一、契诃夫、毛姆、柯南道尔,还

不算出身医学世家的福楼拜、川端康成、马尔克斯……但有几位是学文学的?想当作家,用不着去大学学文学。

许映婷:文学教育难以成为职业教育。如果学文学不能通向职业,还学文学干什么?或者说,文学教育的意义何在?大学文科不如理科,人文不如社会科学,最热的经济专业,大学专业优秀,取决于职业或就业条件优秀,大学文学教育,除了培养文学教师与研究者外,作为职业教育的文学教育空间非常有限。

周宁: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大学专业对应职业,二是大学教育等于职业教育。首先,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注意到,越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大学专业与就业职业的对口率就越低,香港只有百分之六,上海不到百分之二十。大学培养的是人的综合素质,而不是某一方面的职业技能。文学是人的素质培养的重要部分。现代社会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大学的职业教育的意义就越小。其次,大学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如果我们把大学都办成职业教育学院,文学就没有容身之地了。中文系可以改为秘书系,文学教学可以改为应用文教学。这些年让人困惑的是,高等教育一边“大学化”,30年前的“学院”,现在几乎都改成“大学”了;另一方面,“大学”又都按职业“学院”经营,“就业率”成为大学教育的指标。如果让职业就业引导专业,文学自然走投无路了。

许映婷:文学教育如何摆脱职业教育的困境呢?

周宁:端正大学理念。首先,不要把大学教育等同于职业培训。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职业人的教育。职业教育把人当作工具,大学教育把人当作目的。这与现代大学的传统有关。中国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大学理念可以追溯到《大学》,教“大学问”,养真君子。但中国现代大学体制则来自西方。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教育宗旨是博雅教育。教育内容已经包括了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这种大学理念,通过牛津大学代表的英国大学教育传统,延续到现代,大学教育是人格教育完人教育。以创建柏林大学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大学出现,在中古学术传统上,更强调自由思想与自由教育的现代大学理念。按照利奥塔的分析,现代大学教育要让个人获得知识,将科学原则、伦理理想、道德目标统一到人的主体性上,并为知识和社会的主体提供合法性证明。美国大学试图融合英国传统与德国传统,既培育绅士又培养学者,当今世界普遍的大学教育模式是美国创立的。中国现代大学移植了西方的大学模式,基本理念是德国模式的,但同时也追求博雅教育。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的演说中提到中国大学应该综合传统的孔墨精神、英国的人格教育、德国的学术研究、美国服务社会传统。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也强调通识教育,以《大学》为其通识教育理念的的基本思想,通识教育培养的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均有了解会通“通才”。大学教育在塑造人,不在塑造职业人。

许映婷:您的意思是,首先要明确大学的意义,然后才可明白文学教育在大学中的意义。什么时候大学教育不简单等同于职业培训,文学教育就有意义了?

周宁:是的。大学把人教育成完善的人,而不是把人教育成工具。在以人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中,文学教育至关重要。

许映婷:我认识一些学习文学专业同学,希望自己日后成为研究文学的学者,他们中肯定会有一些人迈入文学教育的体系中来,成为学者或者高校教师,您对这些同学,有什么期待或者希

望呢?

周宁:对于这些同学来说,文学作为专业最终通向职业,他们是幸运的。但选择这一职业,不像想象得那样浪漫,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在寂寞中等待,而唯一能让你坚守的,是对文学本身不变的爱。

文学作为专业教育

许映婷:文学无法作为职业教育,是否可以作为专业教育呢?大学都设有中文系、外文系,中文系至少三分之二的课程属于文学教育,外文系也有三分之一课程属于文学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文学教育,又有什么特征呢?

周宁: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文学教育还是有微妙的区别的。中文系的文学教育内容比重大,学语言的手段和目的可能是学文学;外文系的文学教育内容比重较小,学文学的手段和目的可能是学语言。因此,文学作为专业内容,主要在中文系。

许映婷:这么说,文学作为专业教育,主要在中文系。那么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状况如何呢?

周宁:中文系的确是以文学教育为专业教育,但目前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主要是关于“文学知识”的教育,掌握文学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学经验,学习文学,是生活在一种文学精神中,而不是记忆一些文学名词或理论。文学教育应该以文学经典阅读为主,文学存在于经验,不在理论与历史。目前大学的文学教育分三大部分:文学史、文学理论、作品选,其中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赏析,占的比重通常不足三分之一。文学史从先秦讲到新时期,从古希腊讲到后现代,学生听过一大套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背景介绍——这些内容大多是从历史书上搬下来的,紧接着就是作家生平与作品梗概,这些内容又属于各类文学词典。学完文学史,大概只有两种用途,一是考试换学分最后换文凭,二是充充谈资,聊起“文学”博古通今,但具体到文学作品,则无语以对。懂文学史不懂文学,这是目前大学文学作为专业教育的一大问题。另一大问题来自文学理论。大学文学课充满各种高深的文学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德里达,从《文心雕龙》到时下人编写的各类文学基本原理。学生所学的文学知识只是一系列空洞艰涩的概念,没有成为深入情感与想象的修养。

许映婷:这样文学教育岂不成为变相的历史与哲学教育了?但是,中文系教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忽略了文学本身,真正的文学存在于作品之中,难道中文系学生只阅读小说诗歌就可以了?

周宁:只读作品是不够的,但作品的阅读与分析应该是文学教育的主体。博尔赫斯曾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了20年文学,他拒绝给学生参考书目,不让学生读文学史或文学理论。他认为文学只活在作品中,他要求学生大量地读原著,从中获得精神涵养和具体的幸福感,美是能使人幸福的。文学像美丽的风景、爱情、食物的美味一样,只有体验,才能得到。

许映婷:文学教育中文学作品的质量是最重要的。阅读文学是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

周宁: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大学文学教育不仅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而且,大学所教的文学作品,与当下学生日常阅读的文学作品严重错位。学生自发阅读的作品,大多是通俗小说网络文学,他们的文学趣味是这类作品培养的。中文系的同学中,不乏没有通读过四大名著的,没有读过《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或《堂吉珂德》的。文学经典让他们感到枯燥乏味。大学文学教育如果不能引导学生发现文学经典的魅力,培养高雅文学的趣味,文学作为专业教育就是失败的。

收场,不了了之,言之虽然有序,但却无物。而《镜中之舞》在展开批评前,总是限定范畴,作出科学严谨的界定,然后由表及里,层层推进,通过对大量文本丝丝入扣的分析,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他往往在宏观上进行整体性把握,将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放置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的背景上进行审视辨析,呈现出从感性直觉到理性思辨的蜕变过程。在分析“欲望叙事的消费性”时,先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后的欲望叙事加以甄别,指出前者的欲望书写,“弘扬的是人性的健康发展”,它在那禁欲主义盛行的时代具有启蒙现代性的诉求,它对呼唤人性回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主要表现为物欲的追求、性的消费化,以及各种消费形象的描写。紧接着作者通过对朱文颖的《高跟鞋》、毕飞宇的《那个夏天,那个秋季》、慧慧的《上海宝贝》、朱文的《我爱美元》、刘震云的《手机》等大量文本的精当分析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真正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观点与材料相统一。

作者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和矢志不移的人文情怀,以及扎实的学风和问题意识,而非非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他把对文学叙事的考察放置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正是谢冕所倡导的:“唯有把文学发展置于中国社会、文化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有可能是可靠的。”面对着力精密化和知识专业化的现代社会,面对着骚动与喧哗、泥沙俱下的当代文坛,作者挺身而出进行精准的梳理,作出自己的描述和理解,以切实的分析警世。该文学评论集具有一种散文美和诗意美。与大多数学术著作行文生涩枯燥乏味不同,该文学评论集自然流畅、行文流水的散文语言,那由于愤激、焦灼而抑制不住的磅礴激情,那飞扬的文采、哲思和诗性表达,无不让人情思俱动,感到畅快,获得审美的愉悦。它自然使人想起李健吾、唐湜和谢冕等的文学批评,其中有浓郁的文化色彩和生命力的涌动。

许映婷:不读作品,不足以领悟文学;不读经典作品,不足以培养高雅趣味。作为专业的文学教育,难道就是为了培养高雅趣味吗?

周宁:培养高雅趣味是内在精神修养的方式,是所谓“有教养的人”的基本素质。作为专业的文学教育,关键在养成领悟文学经典的能力,并通过这种能力,将文学经典蕴含的精神内化为人格的内容。文学教育是完美人格教养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部分。

许映婷:这样说,文学教育已经从专业教育进入素质教育了。

周宁:的确如此,文学教养不仅是某一个专业必须的,而且是一位有教养人及其高贵的生活必须。文学让人体验到人与这个世界的最根本的关系,人与自然是协调一致的,真实与想象尚未分离,文学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是被概念与事务固化物化之前稍稍即逝又生机勃勃的、充满感性荣光的世界。文学是感性审美的,也是道德崇高的,它能使人高尚勇敢,富于同情心与正义感,洞察力与敏锐的思想。养成完美的人格,文学教养必不可少。

文学作为素质教育

许映婷:文学教育作为专业教育,可能仅限于中文系或外文系,但作为素质教育,则与整个大学教育各个专业相关。您认为所有专业的学生,都有必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学教育吗?

周宁:当然,只不过在目前的大学教育体制内,这还是一种“奢望”。大学教育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培养完人,即韦伯所说的“有学养的人”。文学修养构成“学养”的必要部分,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古典时代人文与科学是统一的,对人的认识与对自然的认识通向同一真理,即关于世界的真理。启蒙运动之后,人文与科学分离并最终分裂,两种文化各有各自的领域、各自的内在组织模式、各自的体制和各自的知识领域。两种文化有时还可能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但大多数情况下,在个人身上,两种文化已经彻底分裂了。一个人可能拥有高深的科学知识,但个人品味却很低俗。这是现代大学教育制造的人格分裂。

许映婷:也就是说,科学与人文教育的分裂造成受教育的人的人格分裂。

周宁:是的。大学里游走着许多“知识动物”。他们不仅造成大学的精神荒芜,也造成个人生活的痛苦。他们感受不到生活与世界的美和丰富性,他们的个人精神世界狭隘阴暗,他们在精神上已经不再是活着的人。他们听不到优美的声音,看不到令人沉醉的景象,繁花似锦的春天草地无法让人感动,月光照临的大海泛起着水母的磷光,也不会让人感到神秘。当人对世界的丰富细腻失去感受力的时候,人便会陷入孤独与绝望。那是危险而痛苦的。人的丰富的情感生活是靠文学培养的,文学修养的缺失,会使人的精神生活枯竭,会使20岁的青年比80岁的老人在精神上还要颓丧绝望。

许映婷:目前大学校园经常出现精神缺陷的学生,您认为与人文教育或文学教育的缺失有关吗?

周宁:我相信文学可以拯救人的精神生活,让人高贵、自由、勇敢、坚定,马尔罗说过,文学就是反命运。当然,如果你患了抑郁症,去读文学作品是治不好你的病的。但换个角度说,一位有丰富的文学修养精神丰富的人,是很难患上这类精神疾病的。因为伟大的文

学作品,能让他感到幸福与丰富,为他驱赶孤独,回归沐浴在感性荣光中的世界原初的乐园。

许映婷:其实有很多人意识到了人文教育或文学教育的缺失问题,于是催生了许多的课程改革实验或学科建设的构想,但以我观察到的情况,似乎这种缺失的问题依旧没有什么改观,甚至有恶化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有哪些?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老舍先生在《茶馆》中的一句话:改良改良,越改越凉。您对于所谓的“通识教育”怎么看?

周宁:通识教育的推行,需要能力与制度的保障。我们的教师,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好通识课程的;我们的学生,带着消遣的心态或职业教育的期望,也学不好通识课程。通识教育的合理性基础在于将知识与人格当作教育的目的。

许映婷:这些年我们已经逐步意识到大学教育中科学与人文教育分裂造成的问题,加强文学教育可能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重任。问一个具体的问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大学的文学教育是一种鼓励吗?

周宁:很抱歉,我还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在我所任教的大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一个新闻事件。如果联系到教育,我看与莫言是鼓励了文学教育,不如说是鼓励了爱国主义教育。

许映婷:莫言获奖,您所在的大学的文学教育有什么反应呢?或者说,您认为应该有什么反应呢?

周宁:我们的反应是开了一个关于莫言的研讨会,学者们仓促地读了论文,然后若若无其事。我认为应该有的反应是持续深入地阅读莫言的作品,看看自己能否生活在莫言的作品世界里,感到幸福还是痛苦,希望还是绝望?如果莫言是一位诉说者,你愿意聆听吗?如果莫言是一位聆听者,你愿意诉说吗?如果莫言的作品展现了一个痛苦残酷或激情低俗的世界,你可以从中升华出人性的尊严与美,让想象冥河中的双桨变成天堂中飞鸟的翅膀吗?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愿意生活在莫言的作品中,我感受不到高贵与希望。那么,好了,换一部作品阅读,就像换一处旅行。文学教育就是在不同作品中旅行,经历不同的风景,见识不同的人与事。如果遇上与你精神默契的作品,就暂时收起风帆,停驻在这个港湾,厌倦了,随时再起航,进入另一部作品。文学教育是终生教育,一生阅读,终于收获幸福完整的心灵。

许映婷:文学教育是大学所有专业学生应该通修的,您认为作为素质教育的文学教育,可以弥合现代大学中“两种文化”的断裂吗?

周宁:我无法回答是否可以,只能说应该努力。教育应该努力使人——文化化的三个领域——科学、艺术和生活——只能在个人生活上获得统一(巴林金语)。至于科学与人文在现代教育与人格中的断裂,已经很深了,在大学素质教育体系中开设文学课,远不足以解决问题。科学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科学的尺度、方法与功能渗透到大学制度与学科体制中,形成一种科学化了的学科规划制度,这种制度又被高度大学行政化加剧。大学从事知识生产,经营“知识经济”,不是培养完善的人,而是培养“人力资源”。文学乃至人文学科能做什么?在过去10多年的高教“大跃进”中,人文学科受到来自科学与行政不同方面力量的挤压,自我感觉像是荒岛上的一群守灵人。人文学院为本院开设人文学科的课程,也越来越多地为全校学生开设人文知识讲座,其中包括许多文学内容,也受到不同专业学生的欢迎,但我们依旧惶惶不可终日。毕竟在现代中国大学体制中,文学教育只是一朵风雨飘摇中的“奇葩”。我又想起萨特的话,像咒语一样:这个世界可以不需要文学,也可以不需要人。

“大学文学教育”访谈

功底深厚的文学批评

□陈 敦

郑崇逸的文学评论集《镜中之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我的冲击震撼,前所未有。

郑崇逸是一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非常熟悉的文学评论家,可谓耳熟能详,如数家珍。这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十分关注文坛的动态,并进行即时性、追踪性的研究。因此,当市场经济使文学的整体境遇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一下子就抓住了症候,敏锐巧妙地选择消费文化作为切入点,并从多侧面多角度深入地分析消费文化对于世纪之交文学深层渗透及其成因。该文学评论集紧紧围绕着文学叙事的审美性和消费文化的消费性两个主要问题逐步展开,并在最后指出当下消费文化在文学叙事上的两个失范,即文学叙事中美感性、超越性的缺失和历史化的放逐,从而导致文学离真实的现实生活更远,进一步边缘化。作者对此感到分外焦虑。该书论从史出。作者所作判断与评价,均建立在中外文学理论和丰富的文学史料基础上。作者并非从单一的局部的文学创作中作出评判,得出结论,而是通过消费文化这一无处不在的镜像,对世纪之交的诸多领域和多种文学样式进行整体性的比较观照,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生产方式、文学观念、传播方式、新的文学形式、文学表现内容、文学的未来命运等几个方面一一揭示了消费文化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层渗透。这种全景式的把握,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论及的命题都是牵涉极广的大问题,驾驭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作者的理论素养与把握材料的能力极强,对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发现和精当论述。与有些人采取大而化之的泛论不同,他不纠缠枝节,而是

抓住根本,举重若轻,如认为“性”是欲望抒写的核心,赤裸的性描写,成为作家自娱和娱人以及自我表达欲望和宣泄的工具。又如,认为女性文学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繁荣,是由于女性的无奈和男性的别有用心等,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颇有创意。

对大量作品的准确把握和深入细腻的分析,显示出作者超凡的艺术感悟能力。这其中对作品主旨和美学风格一句话概括的宏观把握,有对作品精彩绝妙的文本细读,在感性、灵动、鲜活的感觉和体验上,不乏理性折光,富有学理性。至于文本细读的传神之处,更是随处可见。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对王安忆《长恨歌》的分析,作者认为,王安忆试图通过一生都处于时尚前沿的女人琦瑶来描绘上海的历史,以表达作家的怀旧日文化情绪和都市的消费文化心理。此外,作者通过对《废都》《欲望的旗帜》《沧浪水》《桃李》《三人行》等作品的分析,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消费转型,他们由具有担当意识和批判性的文化精英,沦为世俗化的庸常之辈,成为消费文化的衍生品,境遇十分苍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理论结合实际,也是该文学评论集的特色之一。作者旁征博引,涉猎甚广。与那些以占领学术前沿话语、照搬西方概念以哗众取宠盗取虚名的人不同,他自然融天地吸纳中外文学理论资源,并将它们化为自己的学问,自然恰切地佐证自己的观点。那熟稔自如、信手拈来,左右逢源,显示出深厚扎实的理论与功底和知己知彼的恢弘视野。更可贵的是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重在考据的立场。他从不做空穴来风的高蹈宏论,先进行一番名词爆炸,让人一惊一乍中不知所云,然后草草

贴近文学本体的评论

□刘忠

从喜爱文学到创作评论再到出版专著,胡百顺走过了30年时间,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文学路。作品集《风雨文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品味思语》(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的出版,既是他品阅生活、品味文学的审美记录,也见证了他一段难忘的人生历程。这如许的“记录”与“见证”中,有蜗居宿舍、克服教学任务繁重、资料匮乏、投稿被拒等困难,写作有现实主义、典型理论、人物原型评论文论的甘苦,亦有品味人生、理性性思考于感性审美的文学作品;有白衣飘飘年代的浪漫激情,亦有物质主义年代的唏嘘感慨。“文艺短论”系列、“典型专论”系列、“品味生活”系列,或个案研究,或综合论述,或记游抒怀,或叙事明理,无不透着生活的本色,流淌着生命的情思。

作者之所以将文集取名为“风雨文谈”:一方面有感恩生活、感谢文学的用心,另一方面也有超越自我、追求精神自由的思考。“风雨”既喻指人生的坎坷与奋斗,也暗指耕耘文坛多年付出上的辛勤劳作。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文学批评训练,没有批评家、教授、学者头衔,但从生活潜流出发,从内心感受出发,胡百顺写了一篇篇今天看来虽略显稚嫩但又无不个人独到见解的评论文章。没有高深道理,没有艰涩术语,完全是“谈话式”娓娓道来,叙述“生活原型与文学典型的关系”,辨析“鲁迅小说虚与实的相生相谐”,演绎“《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形象”,阐发“阅读《孟尝君笑话》的启示”……于细微之处生发开去,于平凡小事引发思考,简约扼要,分寸把握有度。

与《风雨文谈》以评论为主不同,《品味思语》是一部散文、小说、杂论的合集,“品味”一语取自其中的系列散文“品味白茶”、“品味桃源”、“品味雁荡”、“品味兰亭”、“品味红枫”、“品味生命”……虽是一组记游状物散文,但因为“生活”的积累,作家“自我”的介入,“思语”的助力,读后,无当于一些游记散文的鸡零狗碎印象,而是在现实的描摹、情感的浇灌上见心思,融入对人生历程、社会现实的万千感受,藉此,品味庸常生活的愤慨,品阅“风雨”文学之美,玩味“文”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放达乐观之情,思索“红枫”的自然自在生长之道。小说《一个女伶的仕途风波》构思精巧,在有限的几个人生片段中叙写一个女性的仕途浮沉,表现她的虚荣、势利、自私、好强的性格特征,“杂论”中的《“争鸣”与“争名”》《话说“拼凑”》说理透彻,文风朴实,现实批判性极强,读来饶有兴味。

如果说《风雨文谈》的评论力求客观公允,以走近文学本体为旨的话,《品味思语》则重在个体感悟,以“品”和“思”为关键词,品味人生的万千感慨,思考道法自然的内在深意,个体性极强。可能是现实的吸力力过于强大,抑或是急于为社会上的各种痼疾开出药方,作者在行文时会不自觉地“现身说法”,评论时政,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散文应有的美感,尤其是内在的情感节律,个别篇章甚至给人以牵强之感。这一点,当是胡百顺今后创作要多加注意和力戒的。

幸辛在《品味思语》的“序言”中说,胡百顺“与文学同行40年,那份执著,那份狂热,那份坚定,实在令人钦佩。文学是清苦的,又是神圣的。百顺先生几十年怀着敬畏之心和虔诚之心与文学同行,没有收获财富,但也许收获了快乐,收获了哲思,收获了幸福。”可见,胡百顺对文学的热爱是笃诚的,他的写作是非功利的,是兴趣使然,他的评论和创作透着“草根”的气息,与时代、与生活、与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